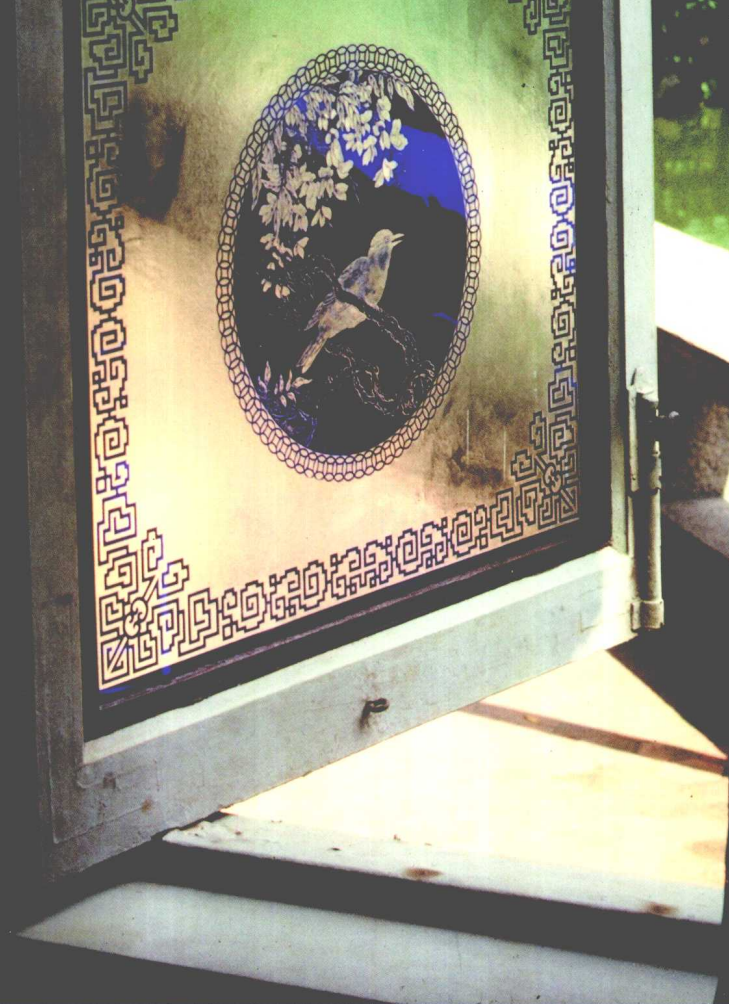




中國的魅力

趨之若鶩的西方作家與收藏家

THE LURE OF CHINA

From Marco Polo To J. G. Ballard

吳芳思 著

方永德 宋光麗 方思源 譯

兩千多年以來，西方一直對中國着迷。從默默無聞的絲路商人的曖昧傳奇故事，到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和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戰爭真實目擊記錄，有關中國的故事風靡了無數的讀者。中世紀旅行家如馬可·波羅結合了事實和虛構，通過對中國城市的一些見聞記錄，以及在帝國統治下的人民生活的細節描寫，建構了一幅異地情調的浪漫圖像。而耶穌會傳教士和歐洲外交家則以第一手記述來追尋一個較紀實的中國印象。

探險家如赫定（Sven Hedin）和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進入絲路和獵取它深埋的寶藏，而法國作家如克洛岱爾（Paul Claudel）和馬爾羅（André Malraux）筆下的中國則充滿着令人神往的事物。浪漫主義小說家如安·布里奇（Ann Bridge）和薇奇·鮑姆（Vicki Baum）在北京和上海成就了自己的名聲。當大批記者如《時代》雜誌記者弗萊明（Peter Fleming）進入中國時，藝術鑑賞家如阿克遜（Harold Acton）、西特韋爾（Osbert Sitwell）和威爾奇（Denton Welch）正在陣陣鴿哨聲中欣賞着珍藏的古董，而小說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則從一個更加冷峻的角度看中國。

如此多的探訪者記載他們的所見所聞，正如吳芳思所說的，“這彷彿是中國造就了這些作家”。在這本書裡，吳芳思精心挑選了大量精彩的記述，包括小說、回憶錄、旅遊隨筆等，令人趣味盎然。來自歐洲、美國及中國的收藏家提供了各種插圖，包括照片及刊於書報的圖像。她的書展示了中國的人民、城市、食物、語言、植物、藝術、建築及戰爭在西方作家筆下的景象，以及在過去 8 個世紀中，它們如何一直吸引着西方人的想像空間。

HK\$ 88.00

ISBN 978-962-04-2833-3



9 789620 428333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中國的魅力

趨之若鶩的西方作家與收藏家

— THE LURE OF CHINA —

From Marco Polo To J. G. Ballard

吳芳思 著

方永德 宋光麗 方思源 譯



NLIC 2970721927



主編 潘翎
責任編輯 許麗卡
圖版設計 鄭魏
版式及封面設計 嚴惠珊、黃沛盈
排版 陳務華

書名 中國的魅力——趨之若鶩的西方作家與收藏家
THE LURE OF CHINA: FROM MARCO POLO TO J. G. BALLARD
著者 吳芳思
譯者 方永德、宋光麗、方思源
校訂 李安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4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1304, Eastern Centre,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K.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印刷 深圳市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龍華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版次 2009年3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32開 (140 × 210mm) 288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833.3
©200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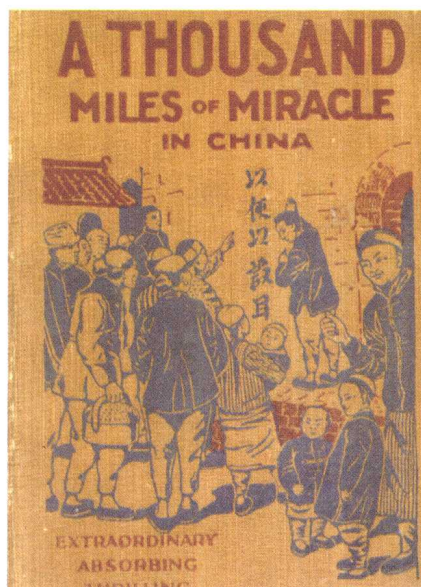
1 前言	1
2 馬可·波羅和傳教士	7
3 傳奇中國和地理大發現時代	27
4 耶穌會傳教士眼中的中國	35
5 紐霍夫的記述	51
6 笛福論中國	63
7 馬嘎爾尼勳爵	71
8 外交中國	89
9 中國革命中的馬爾羅	109
10 毛姆論中國	119
11 絲蒂拉·本遜	129
12 安·布里奇	139
13 旅行者	153
14 在中國的老伊頓生	171
15 布盧姆斯伯里	191
16 先鋒記者	205
17 戰時訪問者	219
18 收藏中國	239
19 上海	253
20 中國童年	265
插圖致謝	278
索引	280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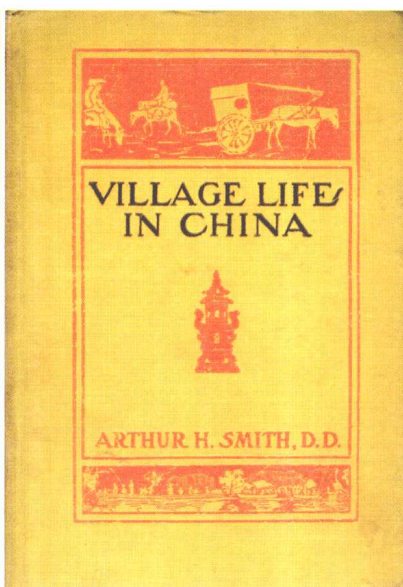
數千年以來，中國一直是西方入迷的對象。在古羅馬的文獻中，就有對於神秘的絲綢製造商色瑞斯（Seres，希臘文意為絲綢——編者註）的記載，但從 13 世紀開始，第一批傳教士和旅行者親眼目睹了這個國度，他們開始了有關中國的記述，有關她的種種不同和輝煌，創造出一個傳奇的中國（Cathay）。到了 18 世紀末，新的一系列有關中國的長篇報導相繼問世，它們的作者是耶穌會的教士們和新教徒外交官，如揚·紐霍夫（Jan Nieuhoff, 1669），以及馬嘎爾尼勳爵（Lord Macartney，他於 1792-4 年期間曾率領英國使團遠赴中國），他們向讀者提供了更為科學的中國記述。

19 世紀，中國被迫向外國人開放自己的港口和城市，許多短期居住的外國人和外國傳教士在廣袤的中國大地到處旅行，將所見所聞記載下來。19 世紀

對頁：1900 年上海外灘一景。圖中的黃包車（一項來自日本發明）正蓄勢待發地等待旅客上岸。（© Roger-Viollet/Rex Features）



上左：雖然許多傳教士撰寫了有關中國的書，但都把傳教放在首位，這本《一千哩的奇異旅行在中國》(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 是數以千計的著作之一，A. E. Glove 著，London，1926 年。(Frances Wood 提供)



末，以及 20 世紀初葉的數十年中，一些探險家，如斯坦因爵士 (Sir Aurel Stein)、赫定 (Sven Hedin)、梅拉特 (Ella Maillart) 和弗萊明 (Peter Fleming)，開始向中亞推進，就是為了尋找神話中的城市和被湮沒的文明遺跡，而遠在歐洲的故國讀者亦急切地等待着他們冒險的故事。

1920 到 1930 年間，中國成為遠洋航線和環球旅行家們的重要目標。科沃德 (Noel Coward) 短暫地在中國逗留了一陣，寫下了著名的《私人生活》(Private Lives)，當時他正患着感冒，躺在上海外灘有名的華懋飯店 (現今的和平飯店——譯者註) 的床上。像許多人一樣，赫胥黎 (Aldous Huxley) 關於他在上海度過的數日也寫下過好幾頁的記載。一群文化人同樣被吸引到中國，因為他們可以在那裏便宜地享受豪華生活，周圍都是僕人、字畫和瓷器。羅伯特·拜倫 (Robert

Byron)，一位建築史專家和旅行家，在 1935-1936 年在北京逗留期間，撰寫了他的主要作品《去奧夏那之路》（*The Road to Oxiana*）。西特韋爾（Osbert Sitwell）同一時期也在北京。還有阿克遜（Harold Acton），要不是日本人在 1937 年的入侵，他本想在那裏度過自己的一生。另一位老伊頓畢業生，昆內爾（Peter Quennell），滿懷着對中國的巨大同情心寫作，他曾說，當他在 1930 年代初期在日本執教後來到中國，他覺得“由衷的欣慰”。項美麗（Emily Hahn），在遠東生活過 25 年，於 1935 年來到中國，並定居了多年，主要生活在上海，她還體驗過這個城市的另一面——許多名聲不太好的享樂。

如此眾多的訪問者，無論是短期旅遊，還是長期定居，都將自己的見聞記錄下來，彷彿中國把他們都變成了作家，然而，是歐洲人對於這個國度有着經久不衰的興趣，使得這些記載擁有廣泛而持久的讀者群體。本書無法囊括記載中國的所有書籍，甚至也無法涵蓋所有作家（短期的訪問者和職業記者更不用說了），儘管他們都把中國當作審視的對象。

我在此沒有提到東方趣味的小說，諸如羅莫（Sax Rohmer）的“傅滿州醫師”（Dr Fu Manchu）系列小說〔我更喜歡佩勒曼（S. J. Perelman）的模仿體小說¹〕，也未提及布拉瑪（Ernest Bramah）的傳奇小說有關“凱龍”（Kai lung）打開一卷毯子，遺失大量的記載材料的故事（來自 *The Wallet of Kai lung*，凱龍是布拉瑪筆下一個受讀者喜愛的人物，是位講話幽默逗趣的中國人——編者註）。記者們撰寫了數百種有關中國的書籍，尤其在 1929 到 1945 年間，但是我只收進了那些——從我個人看來——作為經典而流

對頁右：幾位傳教士作家，儘管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爭取大眾對傳教的支持，亦的確描寫了中國這個國家和她的國民。如圖中這本《在中國的鄉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Arthur H. Smith 著，Toronto，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9 年。（Frances Wood 提供）

傳下來的部份著作。事實上在同一時期，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還寫下了數百本書，說來遺憾，由於篇幅有限，我未能收入佩克（Graham Peck）兩本有關中國的出色的著作。² 還有一些個人的回憶錄，當中包括喬治·凱茨（George Kates）、德克·伯德（Derk Bodde）與約翰·布羅菲爾德（John Blofeld），還有傑出及令人難以置信的大衛·季德（David Kidd，中文名杜蘊明）。³ 從許多方面而言，令人感興趣的，其實是他們的生活，而不是他們撰寫的文學作品。例如對於恩普森（William Empson）來說也一樣。他在中國居住過許多年，並為此寫過兩首詩。我列入了賽珍珠（Pearl Buck），但排除了韓素音（Han Suyin），主要原因是，前者把她童年的經歷轉化成（頗可怕的）文學作品，而韓素音則主要以自傳形式寫作。雖然我試圖追索重要的主題與重要的作者群體，但是對於個人的選集和觀點一樣看重。⁴

-
1. S.J. Perelman, 《佩勒曼作品集》（*The Most of S. J. Perelman*），London, Methuen, 2001, pp. 453-9.
 2. Graham Peck, 《穿過中國的大牆》（*Through China's Wall*），1941；《兩個不同的時代》（*Two Kinds of Time*），1950.
 3. George Kates, 《豐饒年華，1933-1940 年的北京》（*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 1933-1940*），1952；Derk Bodde, 《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Peking Diary: A Year of Revolution*），1951；David Kidd, 《皇帝的全部的馬》（*All the Emperor's Horses*），1961 及《北京故事》（*Peking Story*），1996.
 4. 西方人撰寫了大量的文集，都是以北京和上海的生活為基礎的，這些作家和作品包括：Chris Elder 的《舊北京：世界統治者之城》（*Old Peking: City of the Ruler of the World*），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 C. Grayling and Susan Whitfield 的《中國——一部文學指南》(*A Literary Companion to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

2



馬可·波羅 和傳教士

到了 13 世紀，歐洲人第一次獲得了有關中國和蒙古的目擊者手稿。其中包括傳教士和蒙古人進行談判的記載，以及更具異國風情的記述——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和約翰·曼德維爾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的 14 世紀中葉的作品。

傳教士的使命，其中包括外交使命與收集事實，其背景是：聖地（the Holy Land）有了麻煩，歐洲的基督教徒急欲保護前往聖城耶路撒冷的朝聖路線。由於穆斯林的統治者控制了越來越多的疆土，所以，基督教徒們幾乎是急不及待地要和蒙古人（the Mongols）結盟。後者的家園遠在穆斯林的要塞後面，這是歐洲各國統治者的想法，儘管事實上在 1242 年一支蒙古軍隊已經兵臨維也納的城下。

第一位教皇的使者名叫普拉諾·卡披尼的約翰（John of Plano Carpini），一位年長、肥胖的聖方濟教派的長老，他於 1245 年受教皇派遣。雖然他只到達了

對頁：13 世紀歐洲人沿著絲綢之路，騎着“駱駝火車”（camel trains），穿越中亞的沙漠，長途跋涉前往中國。8 世紀的唐三彩，雕刻有高鼻大眼的外國人騎在駱駝上，形象栩栩如生。（London，© Werner Forman Archive/Christian Deydier）

蒙古人的首都哈拉和林（Karakorum，今蒙古境內），但是他留下了一份記述，其中記載他所聽說的中國，這個國家當時被蒙古人統治着。他描述了蒙古人包圍北京，以及北京的陷落（1215 年）。然後他又將視線轉向了“吉他揚”（Kitayans）人。據他說，這些人“是異教徒，有着自己特殊的書寫方式，據說他們還擁有舊約和新約聖經。他們也有自己的神父、隱士和像教堂一樣的建築物，並在規定的時間進行祈禱，他們也有一些自己的聖徒。他們只崇拜一個神，尊敬我主耶穌基督，相信永生但沒有受過洗禮。他們對我們的福音書十分敬仰和尊重，他們熱愛基督教徒，並慷慨地捐贈。他們看來是世上最和氣、善良的民族。他們不留鬍子，面相和蒙古人很相似，不過臉部沒有那麼寬。他們有自己的語言。他們是最好的能工巧匠，各行各業中，世上沒有比他們更高的手藝了。他們的有豐盛的穀物、葡萄酒、黃金和絲綢，以及人們用以為生的所有一切。”¹雖然聽起來像是想入非非（也許中國人也是準備進行十字軍東征的基督教徒），其中的有關宗教的敘述很可能涉及佛教。其中最後一句話在馬可·波羅遊記的早期版本中也曾提到。



大雁塔，7 世紀西安佛教的建築地標。（Jacky Ip 提供）

另一位聖方濟長老魯伯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他在 1248 年曾經隨法國國王路易九世進行十字軍東征，於 1253 年受這位法國國王的派遣，作為使者前往蒙古人的駐地。威廉記載了他在蒙古汗國的首都哈拉和林的停留經歷。他的日記十分詳盡，記錄了他和翻譯之間的問題，後者幹得很不出色，經常酗酒，而且十分無能。威廉還描寫了哈拉和林的一個奇特的歐洲人社區，包括一位來自洛林（Lorraine，法國東北部地區——譯者註）的女子，向他提供餐

飲，一位英國主教的外甥，還有一位法國銀匠，名叫布歇(Guillaume Boucher)，他用白銀造起了一棵巨大的、能自動流淌出美酒的樹，而那棵樹可以讓小男孩置身其中。² 威廉還收集了從哈拉和林獲得的有關中國的情報：“再往前就是偉大的中國(Great Cataia)了，據我理解，中國人在古代被稱作‘色瑞斯’(the Seres)人，他們是最精美的絲綢的製作者……據可靠的情報，這個區域包括一個城市，它有白銀的城牆和黃金的城垛。這個國家包括許多個省，其中有不少還沒有受到蒙古人的控制……中國人是一個個子很小的種族，他們說話時會透過鼻子沉重地呼吸，而且所有的東方人無一例外眼眶都極小。他們是高超的手藝人，無論哪一行都十分精通。他們的醫生非常精通草本植物，並且擅長用把脈來診斷疾病……以上一切都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因為在哈拉和林有許多中國人。他們的風俗是：父親操什麼行業，兒子們一定要繼承……”他還描敘了他們是如何將食品和絲綢運往哈拉和林的。³ 威廉在普拉諾·卡披尼的約翰提供的資訊基礎上發揚光大，明確聲稱自己即便沒有到過中國，也的確親眼看見過中國人。提供“可靠情報”的有關城市——很可能是西安，儘管它的城牆是用金銀築起的，但這畢竟提供了神話般中國的頭一縷信息。

第一位到達中國的傳教士是蒙特·科維諾的約翰(John of Monte Corvino)，時間是1294年。他並不是穿過中亞走陸路，而是通過印度和馬六甲海峽(the Straits of Malacca)走海路。令人失望的是，雖然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帶有鐘樓的教堂，並且“買”了150名男孩，教他們學習拉丁語和經文，但是敘述這些經歷的文字幾乎完全限於宗教事務。下一位傳教士，伯

grans et en si grant multitude que ce semble impossible a croire.



De lantenn la cite d'apito et auques autres.
Ceste cite men alay par doulce faue par le floume vi.
seurces et passay maintes cites et pays. Sy vns av
noate qui a nom lantenn. Elle est assise sur un mont

公元 14 世紀的《北京城外的旅行家和奧多力克》（“Travelers Outside Peking with Odoric of Pordenone”），The Boucicault Master 繪（fl.1390-1430），來自 *Livre des Merveilles*。（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Bridgeman Art Library 藏，Ms. Fr. 2810, f. 10v.）

德農的奧多里克（Odoric of Pordenone），也是走水路從印度到中國，應從 1322 年開始在中國逗留了 3 年，他是經中亞從陸路返回的。他是第一位詳細描寫中國的傳教士，顯然，他是在臨死前口述這一切的。

奧多里克的記敘是以手稿流傳的，迄今為止還有 100 多份手稿倖存下來。第一部印刷的版本《未知事物》（*De Rebus Incognitis*）於 1513 年出版。他描敘了可汗在北京的皇宮（北京本身就是一座城池，其圍牆長達 24 英里）。皇宮到處都是黃金寶石，牆上鑲着紅色的皮革。大廳有 24 根（這是奧多里克最喜歡的數字）黃金立柱，並鑲滿金銀的美麗製品，還有金孔雀，製作得栩栩如生，還會唱歌。可汗坐在高高的寶座之上，他的妃子和兒子們再依次而坐（根據級

別)。奧多里克想必是回想起布魯克的威廉關於布歇的銀質造酒機器，他也描敘了一台類似的黃金製成的釀酒機器，它向賓客奉上美酒。宮殿的圍牆裏有一座美麗的山，上面覆蓋着全國各地送來的果樹，還有一個大湖，湖上橫跨着一座大理石的橋，比世上任何橋樑都美。⁴

除了傳教士的故事之外，中世紀有關中國的記述最著名的是馬可·波羅和約翰·曼德維爾爵士。人們一直對奧多里克的中國故事的可靠性及其“目擊者”的身份提出質疑，對於馬可·波羅和約翰·曼德維爾爵士也有同樣的疑問。如果我們接受這些記述的字面意義，那麼，馬可·波羅是1271年前往中國的，他於1291年回到西方後，便寫下自己的旅行見聞，以及擔任忽必烈汗的巡迴大使的情形。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從1322至1356年間也侍奉大汗，在東方到處巡遊（不過就他的情形而言，那位大汗可能是1322至1368年間統治中國的四、五位蒙古皇帝中的任何一位）。在14、15世紀，約翰·曼德維爾爵士的旅行紀事看來比馬可·波羅更受歡迎，因為大約有300件文稿（書寫時間延續到大約1,500年）用歐洲的主要語言保存至今，包括捷克語、丹麥語、荷蘭語和愛爾蘭語；相比之下，馬可·波羅只有70件文稿在數量較少的歐洲語言中傳世，不過其中也包括愛爾蘭語。⁵曼德維爾的記述，後在《珀切斯遊記》（*Purchas His Pilgrims*, 1625）中再現，正是他的故事，而非馬可·波羅的，啟發了莎士比亞、彌爾頓和柯勒律治有關中國的靈感，馬可·波羅的魅力要到19世紀下半葉才發放，那時曼德維爾被當成騙子而遭遺忘，而對他的指責早在1605年就開始了。

1410 年的《曼德維爾爵士在旅行途中》(“Sir John Mandeville on His Travels”), 來自波希米亞的一份手稿。(© The British Library · Mss. 24189, f.4v.)



曼德維爾對大汗皇宮的描寫是在奧多里克簡短記述基礎上發揮的。他把北京的城牆周長說成 2 英里多一點(而非 24 英里), 還提到種有果樹的美麗山麓, 提到魚和鳥, 卻漏掉了橋。然而, 他筆下的可汗皇宮, 即紫禁城的前身, 其內景卻始自奧多里克, 並描述更詳細。“大廳內有 24 根黃金立柱, 牆上覆蓋着一種叫 panter 野獸的紅色獸皮”。翻譯者指出, 這種 panter 也許不是 panther(豹)而是紅色的 panda(大熊貓)。“宮殿中央建起一座高台, 供大汗安座, 上面裝飾着黃金和寶石。高台四角飾有金龍。高台有綾羅織成的華蓋, 以金棍、銀棍支撐, 華蓋上垂下許多大塊的寶石。高台下有道道渠溝, 流淌着美酒。……首先, 高台頂部中央安放着大汗的寶座……寶座左側是正宮皇后座位, 比皇帝的矮一級, 由碧玉製成, 周圍是鑲有寶石的精美黃金。……皇妃的座位比皇后的矮